龙首文苑

2026年11月16日　星期一　主编:赵命可

责编:秋川　美编:庞红梅　校对:梅莹　金苗

文化艺术网/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艺術報

河津渡

○ 张军峰

车过河津时,我不由自主坐直了身子。

窗外的黄土塬,像数部摊在中华大地上的史书,用大篆写就,这种厚重,压住了千万年的沧桑岁月。而“几”字底部向东拐弯的这一段黄河两岸的土塬,恰是其中被千百代人反复批注、圈点的那一部。

我记不清路过黄河多少回了。见过她在新乡平原舒展的雍容,在东营入海时清晰界限的壮美,也在三门峡的暮色里,望过她决然东去的卓绝背影。可唯有在此地,“龙门”二字刚从心底浮起,周身血液竟莫名沸热起来。

这儿人们所说的龙门,也叫禹门口。传说大禹就是在这里,一斧劈开壅塞的群山,给狂怒的黄河劈出条生路。站在西岸望东岸,千仞绝壁像道被巨力撕开的门,青褐色的崖壁上,斧凿的痕迹早被风雨磨成侧卧沉默凝视的巨人——有人说是大禹,有人说是母亲。

河水从“门”里挤出来,浑黄、急促,带着不容分说的力道轰然东去——那声响不是哗哗的,是沉沉的、闷雷似的咆哮,夜里听着能让人心里发紧。

这才是我念了多年的黄河。不是诗人笔下“一泡尿的工夫就流远了”的戏谑,也不是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的缥缈。她具体得能摸到泥沙的颗粒,蛮横得带着时光的原始力量,劈面而来。站在这里,哪里是看水,分明是看一部流动的人类进程史,壮阔又复杂。我那点文人式的、对“黄河母亲”的暗恋,在这真实的咆哮面前,薄得像张纸,瞬间就被波涛濡湿、击穿,卷得没了踪影。

你看那横亘在崖上的“挂壁天梯”,那是北魏的先民在绝壁上硬生生凿出的路,手脚并用地攀上去,指尖抠出的粗砺凿痕,与千年前的体温仿佛只隔层薄尘。这时,再低头看黄河那沧浪之水,先前觉出的雄壮,忽然翻出酷烈来。正是这般不肯通融的河水,才逼出先民“凿山为梯,依壁而行”的悍勇。生于两岸的人,大约从没尝过“安逸”的滋味,他们的历史,从来都是与这条河的争斗史、协商史,是用血汗在石头上刻下“人定胜天”的信念。

而所有抗争的起点,都绕不开那个亘荒时代的巨人——大禹。

大禹渡的他的塑像带着仁者的凝望,河津渡龙门的传说却藏着神人的伟力。我脑海浮现起他领着民众“凿龙门,辟三门”的模样,那不是庙堂里端庄的圣王,而是个顶天立地的工程师,浑身裹着泥浆,在狂风暴雨里嘶吼着指挥千军万马。

“茫茫禹迹,划为九州”的秩序,原是从这般混乱与狂暴里建起来的。

我辈生在九州,受着他的遗泽,站在这天梯上俯瞰大河,顿觉自己渺小如蝼蚁。可正是这无数如蚁的众生,一代代用微不足道的抗争和坚持,竟真能撼动山河,在历史的绝壁上凿出条自己的生路。这是大禹舍身忘我的精神,是两岸人前赴后继的精神,更是民族生生不息的图腾。

“鱼跃龙门”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。春汛时,鲤鱼逆流而上,能跃过这门,便可化龙。此刻,望着奔腾的激流,才懂那一跃是需要多大的决心与气力——不只是身体的飞跃,而且是向死而生的洗礼。这条河,这天下第一门,像是暗喻:所有升华与超越,都得闯过最凶险的关口。

雨丝开始密起来,河面上的水汽与天色融成一片,河面更显苍茫无极。但是隐隐能看见浪涛一个接一个,像从岁月尽头涌来,又奔往另一个尽头。

李白说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,那阔大的气象,定是见了这般景象才吟得出来。王之涣的怅寥,王维的壮丽,也都是从这大河讨了神魄而来的吧。

可这条巨蟒不管诗人吟咏,不管朝代更迭,只管一路飞奔。带着黄土的基因,闯过鬼门,劈开神门,把曲折与悲欢甩在身后,奔向更辽阔的前方。那是绝对的“动”,永恒的“逝”,大浪淘沙,滚滚向前。站在她面前,人世间那些耿耿于怀的得失、纠缠不清的爱恨,顿然就轻了、淡了,像被这浩浩汤汤的流水带走了。

转身离去时,龙门的咆哮留在身后,心头却异常澄明。这龙门,这禹门口,哪里只是景点,它是民族从始至今的奋斗精神象征。生命的壮阔在奋进,文明的根基在开创。我们都是黄河里的鱼,一辈子,难道不是为了那奋力一跃吗?!

这条河,在大禹和后世子孙的疏导下,经了风陵渡的洗礼,过了神、鬼、人的三门教化,才渐渐温顺些,像被驯服的猛兽,一泻千里奔流入海。她见过中华文明诞生,看过王朝兴衰,历过英雄辈出,一路向东,带走过无数朝代与故事,也接纳百川,把上游下游的亿万百姓连接在一起,开辟出共同的生存空间。

耳畔忽然响起子在川上曰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这一句感慨的话语。站在禹门口,像听见力量与前行的号角,也忍不住对历史与永恒沉思——她之所以是母亲河,大概是因为既做了文明与生命的源头,也是归宿与希望的象征。

这河,串起了民族的地理空间、历史时间与精神世界。

这意象,早成了我们读懂五千年甚至更久远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一把钥匙。

大道致远

○ 杨贤博

儿子离开成都,登机飞往吉隆坡,去马来西亚工作。

送别的那一刻,我多少有点不舍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散落在脸颊。对于我这个从小山村里出来的人来说,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,临行前,总有千言万语的叮嘱。

多年来,一直顺着儿子走的方向,了解身外的天地万象,感受世间的美好。

乡村里大批的人
把孩子送进城市接受
教育而放下一切来陪读,其目的就是改变孩子的生存环境,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素养,学业有成,提高生活质量,更好地融入社会,让生活更加美好。

曾经的岁月在无声无息中成为过往。年少时,从村子走向镇子,感觉那是父母心中最大的世界,在“三十而立”的践行中,去了州城,在别人的仰慕中感受那不属于自己想要的生存方式。决心送你于省城读书,我却在不宜于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的“名人街”没有浪成名人,又返回故土,再出发去长安。穿行于城市与乡村之间,折腾数载后寓居长安,长安就成为你展翅高飞的始点。犹如你登上华山,无限风光尽收眼底。

很多时候,我忙碌于眼前的苟且,无奈于繁杂而平庸的人生,未能留在父母身边尽孝。当拥有了很多时,也失去了很多。也许有一天,当你学会了珍惜的时候,有些东西已经不在了。人生最大的遗憾,不是错过了那个你最在乎的人,而是错过了那个最在乎你的人。

趁年轻,去外面的世界走走、看看、闯闯。机会总是留给有思想的人,当然这个机会是你所争取努力的结果,感谢华为,让你在更大的天地实现属于自己的理想。其实在你上学期间,我清楚有很多同学都出国深造,而父母囊中羞涩,能力不及。你是穷人家的孩子,骨子里要有一份坚强,心底里要多一份善良,让父母欣慰。我清楚那片贫瘠的故土,是我爷爷当长工时扎根的地方,那片土地我曾经热烈地爱过,如今父母已去,土地在时代变迁中已经面目全非。人性的善一次次被撕裂,美好常有,辛酸常遇,遇事保持一份沉稳、冷静与豁达,站高看远,做人一定要有底线。

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,走向工作岗位,父母再无能为力来左右你的人生。男人,就要有一份责任与担当,有一份使命感。一定要记住:在哪儿,我们都是打工族,干好份内的事,做个好职员。我不希望你在身边过那种一眼看到头的苦日子,因那日子在我的半生中以及我亲人的一生中已经饱尝,我不想去复制另一个我,继续那样奔波而忙碌,回过头来看,只是一地鸡毛的琐碎。毕竟,人生苦短。欣慰你从来不让父母操心,有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我时常用一双
欣赏的眼睛看你,也
知道你不愿给父母
添麻烦而独自做好
很多事,我感觉内疚,既感到你的懂事,又感到做父母的惭愧。世间事,岂能尽如人意,但求无愧我心。

因为你,让一座陌生的城市变得亲切,也多了一份牵挂。漫步成都街头,那些抹不去的记忆一一浮现心间。

如今,我放下成都,取而代之的,是另一座城。从你要被外派出国,我一次次用百度、用豆包去了解异国风情,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。对于没有出过国的父亲而言,它因为有你的存在而让我关注,也多了份牵挂。一弯新月、一轮明月,都会让我泛起相思的波澜。

吉隆坡的双子塔有你上下班的身影,那栋大楼的窗灯,也许就是你的眼睛。风景如此美好,珍惜拥有,珍惜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。

人生是不断折腾的一个过程,父母折腾了半生,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。脚下是路,我们一直在路上,路上有太多风景。从村子到镇子到州城再到长安,时常想着落叶归根,归根结底总是苦涩!故土没有沃土,无助于生长。而你,从长安出发,于成都再往异国他乡,在他乡施展所长,是在践行初心。沃土有助万物生长,而你的沃土是华为,根系扎在国土之上,可以让你做一盏灯、亮一抹光。希望你在该成家的年龄,喜结良缘。希望你学会慎独和自律,它是考验人格和道德的约束力。

其实,我非常清楚,一个人在外真的不容易,有个头疼脑热、伤风感冒以及工作、生活的不顺心,很多时候情绪会低落,会无助,父母不在身边,一切的一切,都要学会自理,学会照顾好自己。永远地记住,别人的屋檐再大,都不如自己有把伞。遮风挡雨,靠的是自己的底气。

想家的时候,就及时联系,家是你的港湾,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彼岸看你、想你、等你。累了,就沏一杯茶,踏实工作,照顾好自己,让生命的旅途充实而富有诗意和价值……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假作真时真亦假(4)

○ 墨耘

世间出现的很多不合理现象,往往有青铜器效应的影子。新家具要先泡酸做旧,才配叫明清古风;新店要先编一段家史,才配称古法手作;一桌菜,越是说成几百年传承,越被认为是正宗好菜,哪怕其中亚硝酸盐严重超标;一份简历,先要镀金,才能引起重视;“国学”大师们忙着弄古文造诣头衔;赝品忙着被编造其传承历史;影视剧忙着将战国时的兵器染成铜绿色;办公室里盲目加班被当作敬业和奋斗的标志。凡事种种,一句潜台词:真,要先打扮成假的样子,才配被相信。我们一边骂着假货,一边用假的标准给万物贴上标签——把锈认作青铜的本色,把痕迹认作干活的凭证,把故事认作手艺的证明。于是诚实的新东西要先自毁一遍,真正的实力要先包装一遍,真敬业要先在职场做个样子,才能挤进那个早已被表象占满的市场。可叹的是,这些现象往往是集体遗忘——大家不是诚心想骗谁,只是都忘了,青铜的底色是金的。

青铜器效应在不知不觉中,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危害。

首先是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当市场上充斥着刻意做旧的仿品,当人们已经习惯了铜锈色才是“正宗”,那些还原金黄色本貌的器物反而无人问津。工匠不愿再耗费心血去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与造型神韵,因为费力不讨好;商人也不愿费力去传播正确的知识,因为迎合偏见才有销路。

大同土林

○ 顾必龙

暮夏清和,长安作家协会组七人团队,过黄河,越关山,赴大同平城,与当地文联、作协开展文化采风交流,开展文脉互动互鉴。

大同土林,便是本次交流采风的一个主要环节。

驶出绵延千载北魏遗风的平城老城,汽车向东南行进二十余里,便撞入桑干河畔苍茫秘境,邂逅久负盛名的大同土林。夕阳垂野,残霞漫覆千沟万壑,黄土高原深处独有的荒古盛景,携着千万年的岁月沧桑,默然铺展于塞北大地。

这片苍莽土地,是桑干古河沉淀下的千年遗墟。

溯源远古,浩荡桑干古水奔涌于此,岁岁冲刷、层层淤积,黄土、红壤、细沙层层叠落,堆垒成厚厚的河床基底。几经地壳浮沉、山河移位,滔滔河水尽数退去,唯有厚土留守荒原。此后千万载风霜轮转、雨雪磋磨,松软泥壤被流水剥离,被长风消融,坚硬土层岿然扎根、挺立如初,终是造化神工,雕琢出万千土柱、百丈断崖、纵深沟壑。座座土峰拔地凌霄,孤柱孑然傲立荒原,群崖连绵横亘塞北,土层横竖交错的叠痕,是桑干河岁月镌刻在大地之上的不朽年轮。暮色四合,落日熔金,遍镀千崖万壑,赭红沉厚、米黄质朴的土壁明暗相生,落日长风切割出凌厉苍茫的轮廓,这便是黄土高原历经洪荒淬炼的秘境荒城。

徜徉土林沟壑之间,满目荒古百态,皆是桑干山河变迁的缩影。

放眼望去,或孤峰突兀、昂首立野,独承万古风霜;或群塔相依、层叠簇拥,历尽千载风雨。昔日洪波奔涌、川流浩荡的桑干古河,如今只剩浅滩疏荒、衰草零星。干涸荒原之上,土脊嶙峋挺拔、如刀如锋,尽得北方大地的铮铮风骨。恰如平城文人所言:脊骨如刀,炎黄皮肤。黄土,是华夏文明最本真的底色,亦是桑干河底最沉厚的沉淀。黄土高原历经千万年洪水冲刷、风霜剥蚀,褪去山河初形的浮华,沉淀下它独有的大气坚韧、天地风骨。长风穿壑而过,穿崖过隙,隐隐裹挟着远古川流的涛声余韵,千万年桑干水脉的起落、山河的迭代、岁月的浮沉,尽数镌刻在土林的肌理沟壑之中,藏尽塞北山河的万古沧桑。

土林,书写的是岁月记忆,摩挲的是烟云画面,赓续的是历史文脉。

大同土林,是桑干河与时光共造的地质奇观,是黄土高原露天矗立的万古岁月长卷。从浩渺桑干古湖的烟波万顷,到北魏边塞的原野苍茫,万千岁月于此层层沉淀、静静封存。白昼的土林,雄浑苍茫、坦荡辽远,尽展黄土高原的磅礴气度;待夕阳西坠、落霞漫野,余晖遍染沟壑土林,万千土柱尽染金红,天地寥廓、旷野苍茫,光影流转间,割裂古今、氤氲沧桑。极目远眺,长天辽阔、云淡风悠,四野寂静无尘,全然隔绝了俗世烟火的喧嚣浮躁,唯余山河静默、岁月悠长。

一众长安文客,与平城爽直雅士相偕,漫步荒林,览山河奇景,论南北文脉。长安渭水汤汤,承载千年汉唐文脉;大同土林苍苍,沉淀北魏辽金古韵。一河一林,一南一北,皆是山河馈赠、岁月淬炼的人文厚土。土林出土,岁月不荒。风雨雕琢山河形胜,时光淬炼大地风骨。这片沉默伫立的黄土,见证桑干河几度枯荣、山河几度更迭,亦唤醒每一位执笔人,心中藏之山河,胸间怀之岁月。

回望身后整片土林,断崖静默、群峰肃立,枕着桑干古河的旧梦,静立万古荒原。天地悠悠无言,山河寂寂不语,岁月以风雨为刃、流水为笔,雕琢一方千古奇观。晋陕文脉同源、山河风骨相通,黄土孕育文脉底蕴,山河滋养笔墨初心。这场跨越千里的文脉相逢,于苍茫荒古的土林间,读懂了桑干河的千载浮沉,更体悟到黄土高原深沉磅礴、亘古不息的大地力量。